

怕动的『懒人』有福了

“听话灯” 发个微信就能控制开关

南大几名大学生正准备为此项发明申请专利,未来可能批量生产

冬天睡觉懒得起身关灯,躺在床上发条微信就行了。最近,南京大学学生研发出一种“听话灯”。这听话灯,使用起来也比较简单,只要打开专属“微信公众平台测试号”,点击“指令”按钮,根据提示,点击开(关)灯,微信屏幕上就会发送一条“开(关)灯咯”的信息,随即一旁的电灯就自动亮了……现代快报记者日前获悉,几位大学生,正准备为这种给懒人量身制作的“听话灯”申请专利。 通讯员 夏逸清 现代快报记者 俞月花

伍杨是南大工程管理学院大三学生。去年11月听说学校要举办首届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,他就召集工程管理学院、商学院、物理学院等学院的其他8名同学,一起来一次“头脑风暴”。

比赛要求围绕微信语音识别技术等技术展开。小伙伴们就想到做一个用微信控制的自动开关电灯。“平常住在宿舍里,冬天的晚上,外面很冷,也懒得起床开关灯,如果有一个听话灯,你只要发出指令,它就能开关,就很方便啦。”9名同学先凑了1000元,从网上买来一箱节能灯、一块装有大量电路、可编程的硬件,还有无线网卡等做实验。编程有两个,一个是写给微信公众号的,让它可以发送指令,另一个是写给可编程硬件的,这个未来就设置在电灯开关里

面,用来接收指令。几个人一顿忙碌,很快就完成了“听话灯”制作。

昨天,现代快报记者体验了这盏灯的“听话效果”。“听话灯”有一个灯泡,一块类似集成板、被称为“树莓派”的硬件,外接一个电源组成。与普通灯相比,机关就在“树莓派”这个神奇的硬件上。它确实很“听话”,记者首先用微信加入他们指定的“微信公众平台测试号”,然后分别发出开关灯指令,电灯果真照做了。

参与制作的同学们说,除了可听话开关外,“听话灯”还能用于自动识别颜色等其他指令。比如有红色灯、绿色灯、蓝色灯,你只要写好程序、设定好,灯就可以对应指令去做。

这一技术能否广泛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?武杨说,目前已经有

企业对发明感兴趣,“我们正考虑做一个美观的外包装,然后申请专利”。

未来如果批量生产,每盏灯如何对应主人的微信呢?伍杨说,每盏灯都会配备一个专属二维码,“主人买后,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获得一个专属信息”。

在家里,这样一台“听话灯”如何使用呢?学生们说,放在床头柜上,或者作为孩子书桌上的台灯,以及客厅的吊灯都行。“家里需要有路由器,把‘听话灯’和手机微信联动起来。即使主人在卧室,想开关客厅或者书房的灯,也可以通过在微信上输入指令来实现。”

这样一盏“听话灯”未来的售价大约比普通灯贵数十元。“除设计程序的费用外,材料费大约是15-20元。”伍杨说。



伍杨与同学用微信指挥“听话灯” 现代快报记者 俞月花 摄

退休火车司机求助快报

“火车控” 临摹200多幅外国火车头

既懂英语又了解火车的,不妨来帮仲师傅翻译一下上面的型号

仲崇喜师傅曾经是一名火车司机,在2011年退休前,他开了36年的火车,退休后,他也没有闲着,用七个月的时间,临摹了200多幅火车头,加上以前画的,总数达到了350多幅。前几天,仲师傅联系现代快报,希望通过快报,找到一位既懂英语、又对火车有些了解的人,为他翻译一下这些火车头的型号。 现代快报记者 王益



仲师傅在认真临摹 现代快报记者 徐洋 摄

4月3日早上,现代快报记者来到了仲师傅家里,见到了厚厚的一沓画纸,每一张正面都画着一种火车头,反面标着编码和页码。编码代表着这是他画的第几幅火车头,页码则是参考书籍上对应的页数。

去年6月份,仲师傅的朋友从美国为他带了一本书《The World

Encyclopedia of Locomotives》(《世界火车大全》)。从拿到书,一直到联系快报,仲师傅花了7个月的时间,临摹完了书上的所有火车头,绘制了200多幅图画。

仲师傅说,虽然图是一幅幅画下来了,但是他并不认识英文,所以也不知道英文原著上写的是什么型号的火车头。“我大概能知道

哪个部位是什么构造、做什么用的,可是却不知道整个车头的名称。”这让他十分心焦。仲师傅希望通过快报,找到一位既精通英语又对火车比较了解的翻译,帮他翻译一下火车头的英文型号。

为什么他对火车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呢?仲师傅说,他的父亲就是在铁路上工作的,自己从18岁开始就一直开火车,一直到2011年,总共开了36年的火车。如今已近六旬的仲师傅回忆起当年,还是一脸的自豪,“那时候我开的可是保密车,是给领导人坐的专车,还拉过原子弹呢。”

除了这些火车头的图片外,还有一沓看上去颜色有些泛黄的画纸,总共有67张。仲师傅指着其中一幅说,这些都是之前十几年的时间里,他一点点攒起来的画,一部分是参考图书馆和单位资料室的书籍画的,还有十几幅,是他凭借记忆画下来的,“都是我开过的车,记得很清楚。”

对于这部分火车头,除了型号之外,仲师傅给它们加上了详细的

注解,比如其中一个东风5型内燃机车,这是仲师傅开过时间最长的火车,近10年里,他都和东风5型机车朝夕相处。在这张画的右下角,写着“1947年由大连厂、唐山厂设计,四方厂生产,共生产104台,1800马力”。

“上了年纪之后睡得少了,他每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画火车头了。”仲师傅的老伴儿顾大妈说,这350多幅火车头都是他的心血。顾大妈也是铁路的职工,30多年前,两人经人介绍认识,相爱并结婚。几十年过去了,老两口相濡以沫,而他们的儿子也子承父业,进入铁路系统工作。

退休之后,闲不住的仲师傅被返聘,继续开火车运送建筑材料。一有空闲的时间,他也会到长江大桥走走,铁路桥上一列火车呼啸而过,是他眼中最美的风景。采访中,仲师傅对现在铁路业的发展十分感慨,“速度越来越快了,过去开一两天的路程,现在一两个小时就能到了。”他说如果能年轻30岁,也想试试开高铁。

路上除了美景还有困难……

南航“背包客” 15岁独自去远行

他提醒:没有背包经验,不要挑战川藏等危险线路

南航大一学生徐汉彬是个“旅行达人”,15岁时,他就开始独自远行。在马路边竖起大拇指,厚着脸皮跟司机搭讪,坐着顺风车到达下一个目的地……靠着这样的方式,徐汉彬走过大大小小的城市,看过雄奇瑰丽的风景。一路上,陪伴他的,除了美景,还有重重困难。这两天,南航大官方微信推出了徐汉彬的故事。在很多人眼中,这个19岁青年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。 实习生 孙倩雯 现代快报记者 郝多

1996年出生的徐汉彬,成都人。还在上初中时,一部名为《搭车去柏林》的纪录片深深地吸引了他,那时,“背包梦”便悄然落到了这个少年的心中。

高一暑假,徐汉彬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父母,已经工作的表哥当时也要外出旅行,在征得爸妈的同意后,两人便欣然踏上旅途。从成都到重庆,再到湖南怀化,哥俩一路十分顺利。然而,接下来的行程,二人产生了分歧,“我想去桂林,我哥却准备直接去深圳。”当时,徐汉彬的脑中蹦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“不如我们分开走。”两人于是分开前行。因为怕父母担心,徐汉彬设置了呼叫转移,“只要爸妈打电话过来,都是表哥接,表明我们两人

还在一起。”没有了父母的压力,一个人的旅程显得更为潇洒,桂林、杭州、济南、北京……徐汉彬一口气走了七八个城市。回到家中,他选择向父母坦白,“他们一开始都觉得不可能,直到看到一路上的照片,才相信。”

有了一次成功的经验,父母对徐汉彬独自外出旅行放心了不少。2013年暑假,这个少年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走318国道,去西藏。背上必备物品和户外用具,挎着心爱的相机,徐汉彬向着拉萨出发。这一次,除了短程的徒步,他都选择搭车,三轮车的后座、大卡车的车厢、当地警察的公车……只要可以坐人,徐汉彬都会厚着脸皮跟司机搭讪。一路上,好心人的援

助令他倍感温暖,但几次惊险的历程,现在想来他还会后怕。有一次,徐汉彬搭车途经川藏公路通麦大桥,“旁边的驴友说了一句‘这个桥怎么像要塌了一样’,当时我和司机都说不可能,没想到晚上,桥真的塌了。”徐汉彬回忆,第二天,大桥垮塌的事情上了头条,新闻中说,除了一辆货车,还有两名徒步进藏的游客失踪。那天,他的电话被打爆了,“第一次与死亡那么近,谢天谢地,我还活着。”

每逢寒暑假,徐汉彬都会背包去旅行,每一次短则十几天,长则一个多月。到现在,他的足迹已经遍布大江南北。从15岁到19岁,徐汉彬去过将近20个省份,累积行程超过2万公里。

说起旅途上的故事,他总是滔滔不绝,身边同学也乐于倾听。不仅如此,大家还经常向他“取经”,“不少人对背包旅行很向往,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‘以后把我带上’。”徐汉彬说,自己很喜欢与人分享一路上的喜怒哀乐,旅途中的美照,他总会第一时间传到网上,同时也会分享一些旅行攻略。

前两天,徐汉彬将这些经历发到了南航学生会官方微信上,除了展示旅途中美好的一面,他还负责任地提醒大家,“这其实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活动。”出行前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,如果没有背包经验,不要擅自挑战川藏等有危险的线路。旅途中,最好找个搭档相互照顾。